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八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宗親下

交友上

與馮宿書一首

宗親下

答嚴給事書　　　　　　　　張九齡

自出江都（集作郡）慰誨累及情義已積昆弟無踰人生相知可謂厚矣僕方請歸養從此告辭會面無期所懷當盡故復畧而言之耳凡為前相所厚者豈必惡人耶僕爰自諸（集作書）生燕公待以族子頗以文章見許不因勢利而合但推奬之日不量不才引致掖垣有負時議然

則初有超拔豈由本心嗷嗷之口曾不是察既不稱其服又加之譏誚負乘致寇幾於不免當此時也若無所容以孤特之身處背憎之地自恠既往何幸而全追想寒心恍恍發悸嚴子足下不意而然既而遠出猶有餘釁巧言潛構期僕傾危故使者之來惄於心而色於事（一作市）賴於自慎且得（集作幸且）無咎不者吹毛洗垢求其痕疵智（集作勢）窮力屈特（集作將）無控告未始作怯事也（一作始未情事也）有為而然以故春中有書薄言求庇足下猶不諒

此意以為汲汲於聲名而乃約以莊生之言博以東山之法曉導精至誠故人之情向戶集作之所防有異來旨彼二教者忘情滅識無有纏愛故福至不喜禍至不憂今僕養親豈復英華作非割離恩愛直措心於此地哉正欲惟疾之憂全身遠害故雖在小小敢不兢兢至如自於身心雖復懵昧幸受教於君子亦聞道於古人豈不能少有所適方復屑屑於毀譽之際也管仲嘗三戰三北而絕子不以為無勇以其有親足下寧不我知可集作而

有此誨且往者不自量力因緣小妓蹴躡干進荏苒歷年固以為運屬盛明朝多君子義能容物而忘其孤陋則不知緻帝之貴末路多艱今專典一州蓋幸遇已甚而平生萬事為寒暑所移雖忝簪纓若墜泉壑者誠耻令名之不副寵章也昔賈誼才偕管晏言則霸王名重漢廷官止梁傅班固猶云未為不遇況僕集有非其倫擬作遇已過彼顧多慙色豈敢怨而更求歟足下心知當明義有所在耳尊者慈愛諸下懷寧本鄉不欲隨官重有

離別春秋高矣晨昏久違僕豈復規規然徼無妄之福任悔悋之動而迴無所恃單子獨立萬一蹉跎或違庭闈朝心不開暮鬢盡白行已五十獨不知命哉是以冒死抗疏乞歸侍親(集作藥)一則視膳以展下情二則辭蒲而無貽憂易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蓋取此義亦自卜者審也顧恨上負明主丘山之恩未有涓塵之答下愧知已提奬之力卒無知(集作如)言之効又平生不飾小節苟取虛名使吠聲之徒退有後議竟不(集作未)獲盡

展所有之用以塞罔極之譏碌碌而歸不能不耿耿耳古人有從所好者僕亦有心庶承顔之餘故性自適軒冕之事亦云儻來林澤之間聊足散慮縱絶後望亦了一生何必崎嶇不平齟齬求入然後為得也去矣嚴子勉事聖賢儻存平仲久要之言無惜詩人金玉之問幸甚張九齡白

與從弟評事書　　蕭頴士

朝得書爲正不佳又前意已决難作移改是以又不報

吾素志踈野平時尚不求仕進况今豈徼榮禄哉前赴牒追者盖為三道重權奠以疇昔厚眷計議獲申惟薦羣才庶其稗益今既一言不見領一士一作生薦不行方復規求一中下郡佐而利其禄秩豈在疑作任意耶况馬墜所傷全未平復方恐便廢自是棄人才既不足採而加此疾苦更不復力强耳韋二十五與弟昨言中丞必須相然始下筆才非樂生不望擁篲志力獘困未堪詣府日日如斯與斷莫定來中丞便至責其違闕乃罪不

可料（一作斷）何負使司作此相惱古人有言冠一免豈可復加於首吾計決矣之死始（疑作矢）靡懼弟無惑焉再申意二十五官無為咄咄見逼也為肖中最傷心力甚弱書數行便不能仰視昔不因子致跌（疑）交遊早識中丞今海内未靜之秋加之疾恙傷損不蒙恩恤過秋羈廹亦知命矣吁何道哉

與表弟盧復書

李華

八月八日外兄李華敬簡盧十五弟則之處秋風漸高

路出泗上將詣職役如所料乎往返勞止當與時俱暢也華疹疾無聊賢姊與諸君尋常耳福卿漸減弟勿憂之與弟别來十餘年比聞在代朔之地明時道舉出身乃能上為寡姊下為孤甥求為鴈門主簿束身戎馬之間始終無過之地此一難也時方艱危動隔生死骨肉妻子寄在河朔一身萬里省姊淮南此二難也喪亂以來時多苟且松貞玉粹亦變頽流唯弟卓然介立寒俗文詞學問守正不移金石之聲泠然在聽此三難也五

姓之中盧爲峻（一作峻）茂根源上古歷世著明降及聖唐仁賢不絕外家陵替稍乂弟其勉之盧氏有諶翁祭法又世以書聞華恨未見弟為廣訪求也南祖分於何祖帝師令有四房誰各承後弟為華具條流相報也頃撰軍器舅神道碑後其房族由來意欲如軍器之志廣外家之美令萬代聞見不復討譜牒也華質性鈍弱而慕汲黯卜式之直晚歲思夫子互鄉之見林宗賈淑之後若悟此道仁在其中易乾（疑作坤）元之說曰含弘光大品

物咸亨大雅曰既明且哲德合天德老氏所弘夫子即述既自以為戒亦規弟持正也弟正直太過不能容納時人是以相箴努力無忽近有鄭五書信否四姊處得消息無忽忽不次華敬簡

與弟莒書

三兄報汝吾疹疾一定汝憂吾疾今吾將息一一用汝語念汝知之且作判官事中丞叔父小心戒慎不離使司昔田仁任安俱大將軍舍人卧馬廐中無何詔大將

軍出征匈奴遣大夫趙禹選大將軍官屬舍人衣服鮮明二子冠帶顩頳趙禹獨與二子言論於禁中即日召見皆拜二千石汝有二子之實未遇趙公之舉馬廐高眠古今一也又仲尼嘗為委吏歎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魏舒為郎官時屬沙汰乃襆被而出自言曰當自我始大才當大用如時人不識何為歎憤哉先師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汝能自脩況事叔父吾之休廢永無榮耀於伯仲之間自非深仁高義長才厚

德又焉肯惠於朽壊枯木哉莒省吾意當努力也不次

三兄報

交友上

與王吳郡僧智書　　徐陵

孫子徐陵頓首昔林宗道主時人多慕德之賔無忌雄豪天下盡希風之客况復王家沉黙謝氏混玄名貴公門譽華卿子而秦峯阻夐淅水悠長諮訴無因但用窮結比青蔓已戒白露方溥體中何如願闕康勝鄧仲華

服衮之年荀令則擁麾之日徒云早達未可同功今日相方豈不高視竊承富春頃歲多難荐臻邑閈皆空黔黎將盡御史舊楊零落不存太傅齋室荒茫無處自神麾所届襁負斯歸新屋方華故田斯墾府吏閑坐長史一作使誦經督郵無事唯慮吹笛東邑海水俱承幕府之威西泊江沱同仰惟良之化政差邉張何其神也孤子無心靦冐苟郤光陰風疾彌留示有餘息恩將公聘窮擯廣庭博望侯極跡於黄河移中監流滯於滄海自斯

以後唯有庸賤本應埋䰟趙魏折骨幽并豈意餘年復反鄉國仰屬伊公在亳渭老師周旌賁丘園採拾衡巷遂以衰駘不棄甕盎無遺還顧庸虛未應偕此竊承君侯過被以光輝屢有吹嘘之言頻蒙薦延之澤故得周行紫閣升降丹墀點汙清朝豈不荒愧雖復華階砥柱帶地窮深嵩高維岳極天為重未可以方斯盛典譬此洪恩年廹桑榆豈期酬報政以川波非逮對奉無因夜夢子長之遊朝覽希道之疏浮雲西北徒懐魏帝之文

行雨東南思假飛山之便窮誠已結荒條逾深方事祈寒願加珍納謹扶力白書迷乏不次孤子徐陵頓首

復親故書　　魏長賢

自向者惠書義高志遠謂僕干時非其義自貽悔咎愍愍懇懇誠見故人之心静言再思無忘寤寐僕雖固陋亦嘗奉教於君子矣以為士之立身其路不一故有負鼎俎以趣世隱屠釣以待時操築傅巖之下取履圯橋之上矣或有釋債車而匡霸業委輓輅以定王基由斬

祛而見禮因財鈎而受相矣或有三黜不移屈身於直道九死不悔甘心於苦節者矣皆奮其泥滓自至於青雲雖事有萬殊而理終一致推其大要歸乎忠者而已矣自頃王室板蕩彜倫攸斁大臣持禄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虛痛朝危空受主辱匪躬之故徒聞斯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悔福所以獻書朱雲所以請劒者也僕之先世傳於儒業一作訓僕以為子之道厲僕以事君之節今僕之委質有年代矣安可自同於凡庶取笑

於兒女哉僕誠不敏願得鋤彼草茅遂兹鳥雀去惡樹善不違先訓自以身沒九泉求仁得仁其誰敢怨但言與不言在我用不用在時若國道方屯時不我與以忠獲罪以信見疑貝錦成章青蠅變色良田敗於邪徑黄金鑠於衆口窮達運也其如命何吾子忠告之言敢不敬承佳惠然則僕之所懷未可一二與俗人道也投筆而已夫復何言哉

與夏縣崔少府書 已見六百七十三卷　李嶠

答李清河書

君白辭間累月益深勤系秋後尚熱惟凡動靜云云君粗爾推免昨自歷亭路還至臨清展一慟於崔氏舉目酸咽良不可任變故幾何氣序遄革舊館荒毀殘蟬悲鳴夫情生於有情之地古人所以登峴山而涙下聽隣笛而凄涼誠有以也亡友崔生才高位下盛年夭閼同志遷絕絃之傷有識深埋玉之恨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其藻繳鮮華姿彩秀舉故已久處一作超大府呈諸水鏡

可畧言也所未盡者此君幼無怙恃終鮮兄弟有田一
壥桑竹靡樹孀姊返室諸甥數門移愛敬之慕以奉之
假友悌之歡以臨之貧病為感槃之資爵西無學植之
半終能抗跡泥滓高步京華交結盡一時之信文章滿
談者之口亦為難矣加以重襟期敦賑施良辰美景故
或自遠而至一俎一觴繼以縉紵亦無絕於時所以薄
俸不資於目前孤遺闕 於身後古人稱清吏真不可
為者豈徒言哉凡仁及遺簪禮縟追贈千古之下凜然

而一作獨高凡百賔寮孰不激節然其懸罄之室所貴多端舊業偃師交質他族淹泊已久又頻濟施贖庄之餘颯爾復盡今授衣附及窀穸有期合門嗷嗷靡所控告亡友卒日惠愛在人吏甿追感道路雪泣而簡書是懼贈一作賵禭莫申夫所以恧貪饕而徵貨賄者豈不憑怙作威桼我公道耶今則異於是積東里之仁既將萬化同盡企江西之潤方為萬口所懸適足以重仁恩而敦教義也惟兄實深圖之儻一言辱及犀顧獲申豈惟崔

氏獨受其賜亦二三朋友所佩服焉幸甚幸甚明日西上不果拜辭伏惟珍重

與集作答馮宿書　韓愈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朋友道缺絶久矣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復得吾子僕常閔時俗人有耳而不自聞其過懍懍然惟恐巳之不自聞也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囂囂之徒相訾百倍足下

時與僕居朝夕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天亦有以獲罪於人者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已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慄戰寒心故至此已集作以來克已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況時所尚者耶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為小

人之恟恟而易其行僕何能委曲從順望抗本作向風承意汲汲然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集作可字如何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蜀本有而字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願足下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虚也不敢忘也愈再拜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八十七

文苑英華卷六百八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交友下

答侯高書一首　與徽之書一首

答知己書一首

道釋部 附隱逸

與逸人徐則書一首　與逸人王真書一首

與道士徐鴻客書一首

交友下

答侯高書（文粹作第二書）　李翺

足下復書來會與一二友生飲酒甚樂故不果以時報三讀足下書感歎不能休非足下之愛我甚且欲吾身

存（文粹作在）而吾道光明也則何能開難出之辭如此之無憂乎前書所以不受足下之說而復闢之者將以明吾道也吾之道非一家之道是古聖人所由之道者也吾之道塞則君子之道消吾之道明則堯舜禹湯（集作二字）文王孔子之道未絕於地（集作世）也（文粹作矣）前書若與足下混然同辭是宮商之一其聲音也道何由而明哉吾故拒足下之辭知足下必將憤予而復其辭也（集作而字）足下再三教我適時以行道所謂時也者乃仁義之時乎將沉

浮（集作浮沉）之時乎（集有時字）苟仁且義則吾之道何所屈焉爾如順浮沉之時則必乘流望風高下焉（九字文粹作則是乘流望風而高下焉集作則必乘波隨流望風高下焉）苟如此雖足下之見我且不識矣況天下（集有之人二字）乎不脩吾道而取容焉其志亦不避矣故君子非仁與義則無所為也如有一朝之患故君子則不患也吾之道學孔子者也蓋孔子（集有尚字）畏於匡圍於（文粹作于）蒲伐樹於桓魋逐於魯絕糧於陳蔡之間（文粹作師）夫孔子豈不知屈伸之道耶（文粹無故字）賢不肖在我者也

貴與富貧與賤道之行否則有命焉君子正已而須之爾雖聖人不能取其容焉故孔子謂子路子貢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至于此子路對曰意者吾未仁且智也集作耶而人之不信也與四字集作不我與何子曰有是乎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盍少貶夫子之道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

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集有也字而志不遠矣謂顔淵如謂由也賜也顔淵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集無此二字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集作夫子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蓋歎之也以孔子其門人三千其聖德如彼之至也而知孔子者獨顔回爾其他皆學焉而不能集有者字也然則僕之道天下人安能信而行耶足

下之言曰西伯孔子何等人也皆以柔氣汚辭同用明夷也以避禍患斯人豈浮世邪人乎夫西伯聖人也羑里之拘僅不免焉孔子聖人之大者也其屈厄如前所陳恐在其能取容於世乎故曰危行言遜所以遠害也其道則集有不字爾其能遠之與否而不容焉則吾不敢知也非吾獨爾孔子亦不知也僕之道窮則樂仁義而安之者也如用焉則推而傳之于天下者也何獨天下哉將後世之人大有得于吾之功者爾集作云爾天之生我也

亦必有意矣將欲愚生民之視聽乎則吾將病而死尚何能伸其道也如欲生民有所聞乎則吾何敢辭也然則吾道之行與否皆運也吾不能自知也天下人安能害於我哉足下又曰吾子夷齊之道也如僕向者所陳亦足以勉矣故不復有所說若韓孟與吾子之於我親心集作故知我者也苟異口同辭皆如足下所說是僕於天下衆多之人而未有一知已也安能合集作動於吾集有之字心乎吾非不信子之云云者也信子云云則於吾道

不光也吾欲默默則道無所傳云爾子之道子宜自行之者也勿以誨我

與微之書　白居易

四月十一（集無一字）日夜樂天白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況以膠漆之心置於胡越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能相忘牽攣乖隔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實為之謂之柰何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前年病甚時一札上報病（集作疾）狀次序病心終論平生交分

且云危惙之際不暇及他唯收數帙文章封題其上曰他日送達白二十二郎便請以待盡（集作代書）悲哉微之於我也其若是乎又觀（集作覩）所寄聞僕左降詩云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寒窻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且置是事畧叙近懷僕自到九江已涉三載形骸且健方寸甚安下及（集作至）家人幸皆無恙長兄去夏自徐州至有諸院孤幼（集作小）弟妹六七人提挈同來頃

所牽念者今悉致在目前得同寒暖饑飽此一泰也江州風候稍涼地少瘴癘乃虵虺蚊蚋雖有甚稀湓魚頗肥江酒甚(集作極)美其餘食物多類北地僕門內之口雖不少司馬之俸雖不多量入儉用亦可自給身衣口食且免求人此二泰也僕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爐峯下見雲水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捨因置草堂堂前喬松十數株脩竹千餘竿青蘿為牆垣白石為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

大抵若是不能殫記每一獨往動彌旬日一作月平生所好者盡在其中不唯忘歸可以終老此三泰也計足下久不能得僕書必加憂望今故錄三泰以先奉報其餘事況條寫如後云云微之微之作此書夜正在草堂中山窓下信手把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不覺欲曙舉頭但見山僧一兩人或坐或睡又聞山一作巖猿谷鳥哀鳴啾啾平生故人去我萬里瞥然陳念此際暫生餘習所牽便成三韻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欲明天今夜

封書在何處廬山菴裏曉燈前籠鳥檻猿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微之微之此夕此心君知之乎居易頓首

答知已書（集作謝舊恩詩）　劉蛻

蛻嘗感近世知已（集作友）睽離交道沈（集作曠）廢不忍終日疚之於心思出其門閭上謁於公卿水行吳楚之城陸走商周之句旁聽天下歲晚而歸卒無所遇是十六國之故墟四瀆之隅落未足為大也卒不能副蛻也區區之望況有一言解相印一見爵上卿者乎斯不無人晚

乃遇之不自紹介之口不因媒屬之勢纓緌車佩下入蓬蒿一言而膠附不離有憂其終始出處之事者況蛻之遇執事於南康也其來六月而餘無不得日奉論議欲變陰谷為生植之地起死人為奔走之夫返覆集作往返踰時將止復動雖人有昆弟親戚之愛哭其死憂其病榮其達則或過於執事之心至於誘掖敫勤不遠以違命見絶者則昆弟親戚相強一不相從則終身不復意之蛻前日來求人為知已交道之心一旦得遇昆弟親

戚之愛又自思之而夫人集作盡此之身宜如何以報謝將報謝復與執事何所補哉然而有意益厚違命固難者則不敢書且試託之於韓繁秀才風雪滿硯不獲多書

道釋部隱逸附

與逸人徐則書　隋晉王廣

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空空玄相濟一作宗玄齊物將一無將字深明義味曉達法門悅性沖和恬神虛白餐松餌柏棲息

煙霞望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嶠一作岳猶且騰實江淮籍甚喜其嘉名四字一作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巖穴霜色一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逸一作念念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羽一作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往說遵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也一作已竚望披雲一作皆隋書徐則傳

與逸人王真書

隋齊王暕

夫山藏美玉光照廓廡之間地蘊神劔氣浮星漢之表是知毛遂穎脱義感平原孫惠文詞來干東海願循寡薄有懷髦彦籍甚清風為日久矣未獲披覿良深延佇一作佇遲比高天流火早應涼飇陵雲仙掌方承清露想攝衛攸宜與時休適前園後圃一作圃從容丘壑之情左琴右書蕭散煙霞之外茂陵卧一作謝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差一作先有歸來之作優遊林雅何樂如之屬當

藩屏宣條揚越坐棠餘（一作聽）訟事絶詠歌攀桂摛詞眷言髙遁至於揚旌北渚飛盖西園託乘之應劉置醴闕申穆背淮之濱徒聞其語趨燕之客罕值其人卿道冠鷹揚聲髙鳳舉儒墨泉海詞章苑囿栖遲衡泌懐寶迷邦狥兹獨善良以於悒今遣行人且宣往意側望起予甚於饑渴相便輕舉副此虚心無信投沓（一作石）之談宣慕鑿坯之逸書不盡言更慚詞費（一作皆隋書王真傳）

與道士徐鴻客書　李密

夫天地閉而賢人隱少微光而處士見是以崆峒之上
軒轅問於廣成汾水之陽唐帝從於齧缺是知肥遁為
美齊物攸歸雅節與蘭桂俱芳高風共雲霞競遠容未
遇玄女思逢黃石誰有啓沃謀猷弼成韜鈐者也尊師
八風五星之候玉臺金匱之書莫不洞曉於心若指諸
掌今龍戰于野鵬翔廖廓或出或處且變星霜猶未闕
授道是曰仁人隣（集作除）暴靜亂方稱君子贊我
興運今也其時尊師宜躡缺擔簦用虞卿之禮披榛輓

輅襲婁敬之風引領瞻望拂席相待遲聽酈生之談方聞左車之説桂樹出幽巖云暮矣桃花源穴一作隐處想見其人早赴六軍孤已勒彼州令以禮相送冀面披述書不盡言書至鴻容晦迹不知所之

答馮子華處士書　王績

乖別甫爾已十餘年誦采葛之詩增其慨詠夫人生一世忽同過隙合散消一作動息周流不居偶逢其適便可卒歲陶生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又云盛夏五月

趹脚東一作北窓下有凉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嗟乎
適意為樂雅會吾意一作心吾河渚間集有先字有先人故田
十五六頃河水四繞東西趨岸各數百步古人云河濟
之濵宜黍况中州之腴乎家凡鑒裁通照知吾縱恣散
誕不閑拜揖糠粃禮義錙銖功名亦以俗外相待不拘
以家務至於鄉族慶吊閨門婚冠寂然不與集作預者已
五六歲矣親黨之際皆以山麋野鹿相畜性嗜琴酒得
盡所懷幸甚幸甚近復都廬棄家獨坐河渚結構茅屋

并厨厩總十餘間奴婢數人足以應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耘薦蓘黍秫而已春秋歲時以酒相續兼多養鳧鴈廣牧（集作壯）雞豚黃精白朮苟（集作枸）杞薯蕷朝夕採掘（集作拔）以服供餌床頭素書數帙莊老及易而已過此已往罕嘗或披忽憶弟兄則渡河歸家維舟岸側興盡便返每遇天地晴朗則於舟中詠（集作誦）大謝亂流趨孤嶼之詩眇然盡陂澤山林（集作山林陂澤）之思覺瀛州方丈森然在目前或時與舟人漁子方（集作分）潭並釣俛仰極樂

戴星而歸歌詠詠集作賦詩以會意為巧集作功不必與夫閑人更相唱和十字集作不必與夫悠悠閑人相唱和也孤住河渚傍無四鄰聞犬聲望煙火便知息身之有地矣近復有人見贈集有以字五品地黃酒方及種薯蕷苟杞等法用之有妙集作効力省功倍不能腶都玩切脯也脩渾沌並常行之裴孔明雖是異名教物然風月之際往往有高人體氣兼特受巧性思若有神自作素琴一張云其材是嶧陽孤桐也近搗以相過安軫立柱龍脣鳳翮實與常琴不同發音吐

韻非常和朗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代（集作世）擾亂有道無位非汾亭操蓋孔子龜山之流也吾嘗親受其調頗為（集作謂）曲盡近得裴生琴更習其操洋洋乎覺聲器相得今便留之恨不得使足下為鍾期良用耿然（集作耿耿）吾所居南渚有仲長先生結菴獨處三十載非其力不食傍無侍者雖患瘖疾不得交語風神肅肅（集作蕭蕭）可（集無可字）無俗氣攜酒對飲尚有典刑先生又作（集作著）處（集無此字）獨遊頌及河渚先生傳闡物寄道懸解之作也詩取骯讀

便復江湖相忘吾住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晦（集作曠）遠崖巘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揚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嘗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集作溟）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為仲長先生所見以為可與白牛連類今亦寫一本以相示可與清溪諸賢共詳之也亂極則治（集作治至）王途漸亨天災不行年數（集作穀）豐熟賢人充其朝農夫滿於野吾徒江海之士擊壤鼓腹輸太平之稅耳帝何力於我哉又知房李諸

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學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有志於禮樂元首明哲股肱為良何慶如之也夫思能獨放湖海之上一作士才堪濟世主者所須所恨姚義不存薛生已歿使雲羅天網者有所不該以為歎恨耳吾比風痺發動常劣劣不能住然煙霞山水性之所適琴歌酒賦不絶於時時遊人間出入郊郭暮春三月登於集作于北山松栢羣吟藤蘿翳景意甚樂之箕踞散髮與烏獸同羣五字集作同羣鳥獸醒不亂行醉不干物賞洽興窮還歸河渚

蓬室甕牖彈琴誦書優哉（一作悠）游哉聊以卒歲首夏漸（集作方）熱足下何如也願動息多宜黃頰之聚何時暫忘偶因（集作見）南風畧示所懷敬願珍（集作彌）厚不一一王君白

答程道士書

徐道士至獲書詞義懇切具受（一作愛）之也吾嘗讀書觀覽數千年事久矣有以見天下之通（一作幽）趣識人情之大方語默紛雜是非淆亂今者死權烈士殉名貪夫溺

財品庶每(集作安)生各是其所同非其所異焉可勝校(一作數)哉故吾師曰莫若俱任而兩忘仲尼所以無可否於人(集作其)閒莊周所以齊大小於自適是謂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夫君子所思不出其位道有不同不相為謀蓋為此也足下欲使吾適人之適而吾自適其適非敢非足下之義也且欲明吾之心一為足下陳之昔孔子曰無可無不可而欲居九夷老子曰同謂之玄而乘關西出(一作出關西)釋迦曰色即是空而建

立諸法此皆聖人通方之玄致弘濟之秘藏實寄冲鑒君子相期於事外豈可以言行詰之哉故仲尼曰善人之道不踐迹老子曰夫無爲者無不爲也釋迦曰三災彌綸行業湛然夫一氣常凝事吹成萬萬殊雖異道通爲一故各寧其分則何異而不通苟違其適則何爲而不閡故夫聖人者非他也順適無閡之名即分皆通之謂即分皆通故能立不易方順適無閡故能遊不擇地其有越分而求皆通違適而求無閡雖有神萬將獨柰

何故曰鳧脛雖短續之則悲鶴脛雖長截之則憂言分之不可違也夢為鳥喙於天夢為魚沒於泉言適之不可違也吾受性潦倒不經世務屏居獨處則蕭然自得接對賓客則樂集作恭然思寢加性又嗜酒形骸所資河中黍田足供歲釀閉門獨飲不必須偶每一甚醉便覺神明一作情安和血脉通利既無忤於物而有樂於身故常縱心以自適也而同方者不過一二人時相往來並棄禮數箕踞散髮玄譚虛論兀然同醉悠然便歸都不

知聚散之所由也昔者吾家三兄命世特起先擇集作先宅一德續明六經吾嘗好其遺文集作書以為匡扶之要畧盡矣然嶧陽之桐以集作必俟伯牙烏號之弓必資由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吾自揆審矣必不能自致台輔恭宣大道夫不涉江漢集作海何用力舟不思雲霄何用集作羽翮故頃一有爾字事已來都復散棄雖周孔制述未嘗復窺何況百家悠悠哉去矣程生非吾徒也若足下者可謂身處江海之上心遊魏闕之下雖欲行志不覺坐馳

若以此見輕議大道將恐北轅適越所背彌遠矣吾頃者加有風疾劣劣不能住但欲乘化獨往任所遇耳不能復使離婁役目契后集作謏詬莊子作喫詬口獬反詬口豆反多力也勞精怵心蔽焉一作用以物為事也勗哉夫子勉建良圖因山僧還畧此達意也王君白

答刺史杜之松書

月日博士陳龕至奉處分借家禮并帙封送還請領也又承欲相招講禮聞命驚笑不能已已豈明公前眷或

徒集作陡與下走相知不熟也下走意踈體放抑集作性有由焉集作然兼棄俗遺名為日久矣集作與日已久淵明對酒非復禮義能拘叔夜攜琴唯以煙霞自適登山臨水邈矣怱歸談虛語玄忽焉終夜僻居南渚時來北山集作庇凡弟以俗外相期鄉閭以狂生見待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詠招隱之詩唯憂句盡帷天席地友月交一作朋風新年則栢葉為罇仲秋則菊花盈把羅含宅內自有幽蘭數叢孫綽集作楚庭前空對長松一樹高吟朗嘯挈榼攜

壺直與同志者爲羣不知老之將至欲令復整理簪屨一作履脩束精神揖讓邦君之門低昂刺史之坐遠談糟粕近棄醇醪必不能矣亦將恐芻狗貽夢櫟社見嘲去矣君侯無落吾事王君白

與侯二山人書　于邵

侯二山人足下所示三論鈎深索隠俾夜作晝殆浹辰矣如登太山徒仰其高若涉大水不測其深旨哉斯言蓋不可得而儔矣以此究天人何道不弘以此圖戰伐

何敵不尅以此養精神何壽不長可謂通幽洞微垂代作教寧止士林爭効求道趨風乎予復何才敢承末學已今繕寫藏諸袖中剣心寶持不敢失墜幸甚恐須舊本謹勤専送猶頼發蒙何當訪及閑宵對酒斯以為禁不復一一于邵頓首

答泗州開元寺僧書　　李翺

前日見命作開元寺鍾銘云欲藉僕之辭庶幾不朽而傳於後世誠足下相知之心無不到也雖然翺學聖人

之心焉則不敢讓乎知聖人之道者也當見命時意亦思之熟矣吾之銘是鍾也吾將明聖人之道焉則於釋氏無益也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紿乎下人集作天下甚矣何貴乎吾之先覺也吾之辭必傳於後世集本文粹作後有聖人如仲尼者之讀吾辭也則將大責於吾矣吾畏聖人也夫銘古人多有焉湯之盤銘其辭云云衛孔悝之鼎銘其辭云云秦始皇帝之嶧山銘其辭云云皆可以紀功伐垂戒勸銘於盤則曰盤銘於鼎則曰鼎銘於

山則曰山銘盤之辭可遷之於鼎鼎之辭可移（集作遷）之於山山之辭可書（集作遷）之於碑唯時之所紀爾及蔡邕作黃鉞銘亦（文粹作以）紀功于黃鉞之上爾或盤或鼎或嶧山或黃鉞其意與言皆同非如高唐上林長楊爲之作賦云爾近代之文士則不然爲銘爲碑大抵詠其形容有異於古人之所爲其作鍾銘則必詠其形（蜀本有容字）與其音聲（文粹作都）與其財用之多少鎔鑄之勤勞耳非謂勒功德垂戒勸於器也推此類而極觀之其不知君子之

文也亦甚矣然其所為文亦皆有盛名於時天下之人咸謂之善焉吾不知吾所獨知其能賢於他人他人皆不知乎（十二字集本文粹作其能賢於人之皆不知乎）天下人咸以不知者云善則吾之獨知又何能云善乎雖然吾亦順吾心以順聖人爾阿俗從時則吾不忍為也故當時甚未敢承教（八字文粹作久未承教）為其所懷也如前所云足下欲吾之必銘是鍾也當順吾心與吾道則足下之名必傳於後代矣如欲從俗之所云則天下屬辭之士願為之者甚衆矣

何藉於李翺之辭哉幸思之也日中時將過淮而南書以通意且為别也

與濟法師書　　白居易

月日弟子太原白居易白濟上人侍者集作左右昨者頂謁時不以愚蒙言及佛法或未了者許重討論今經典間未諭者其義有二欲面問答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故粗形於文字願詳覽之敬佇報章以開未悟所望所望佛以無上大惠集本文粹作慧觀一切衆生知其根性大小不

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故為闡提說十善法為小乘說四諦法為中乘說十二因緣法為大乘說六波羅密法為對病根拔以良藥此蓋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者若為小乘人說大乘法心則狂亂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海內於牛跡也若為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穢食置於寶器所謂彼自無創一作瘡勿傷之也故維摩經總其義云為大醫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其所應而為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

說法者不隨人之根性也故又法華經戒云若但讚佛乘衆生沒在罪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非獨處說者不能救病亦懼聞者不信沒入罪苦也則佛之付囑豈不叮嚀耶何則法王經云若定根基為小乘人說小乘法為大乘人說大乘法為闡提人說闡提法是斷佛性是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縱佛出世猶未得出若生人中缺脣無舌獲如是報何以故衆生之性即是法性從本以來無有增減如集本文粹

云作何於中分別病藥又云於諸法中若說高下即名邪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何以故一切衆生心垢同一垢心淨同一淨衆生若病應同一病衆生須藥應同一藥若說多法即名顛倒何以故為妄分別折善惡法破一切法故隨機基集作說法斷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又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金剛三昧經云皆以一味道終不以小乘無有諸雜味猶如一雨潤據此後三經則與前三經義

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維摩詰謂富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又云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通慧又親奉如来為大弟子尚未能觀知人之集本文粹無之字心況後五百年集本文粹作歲末法中弟子豈能盡觀知人心而後說法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乘心而為說大乘法可乎若未能觀彼心而率已意說一本有法字又可乎既未能觀與嘿然不說又可乎若云依義不集作又依語則上六經之義互相違反其將孰依乎

若云依了經義則三世諸佛一切善法皆從此六經出孰名為不了義經乎況諸經中與維摩法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三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遍舉故於二義中各舉三經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今故引以為問必有甚深之旨焉今且有人忽問法於上人上人或能觀知其心或未能觀知其心將應病與藥而為說耶將同一病一藥而為說耶若應病與藥是有高下是有雜味即反法王等三經之義豈徒

反其義又獲如上所說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為說必當說大乘大乘則佛乘也若讚佛乘且不隨應集作心字且不救病即反維摩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衆生沒在罪苦矣六者皆如來說如來是真語實語不誑語不異語者今隨此則反彼順彼則逆此設有問者上人其將何法以對焉此其未諭者一也又五蘊集作陰者色受想行識是也十二因緣者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名緣色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

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病（集本文粹有苦字）憂悲苦惱是也夫五蘊（集作陰）十二因緣蓋一法也蓋一義也畧言之則為五詳言之則為十二雖名數多少或殊而（而集本文粹作其於）輪次轉遷合同條貫今五蘊（集作陰）中則色受想行識相次而十二（一本有因字）緣中則行識色入觸受想（集作相）緣一則色在行前一則色次行後正序之既不類逆倫之又不同若謂佛次第而言則不應有此雜亂若謂佛偶然而說則不當名為因緣前後不倫其義安在此其未諭

者二也上人耆年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中又以說法

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二義合而通之仍望指陳著於翰

墨葢欲藏於篋笥永永不忘也其餘疑義亦續咨開集本

居易稽文粹作頓首

大粹作問

文苑英華卷六百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六百八十九至九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瓆

謄錄監生臣唐　濰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八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薦舉上附銓選

答張九齡書一首

與權侍郎書一首

答柳福州書一首

與兵部李侍郎書一首

為人求薦書一首

與祠部陸員外書一首

與汝州盧郎中論侯喜書一首

與鄭伯儀書一首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一首

代書書一首

答張九齡書　姚元崇見張九齡集

忽辱牋翰喜慰攸集退惟自張集作循文粹作退惟自省省熟懼亦深實智力之所不逮也宜朝廷之所見責也僕本凡近

之才素非經濟之具叨承過聽謬膺朝委自少及長從微至著唯以直道為業匪以曲路期通歷官三朝年逾一紀凡所稱薦罕避嫌疑實有祁奚之舉非無許允之對則天之世已被流言行之有恒久而自辨近蒙奬推倍勵駑庸每以推賢進士為務欲使公卿大夫稱職豈陽驕之或用及解狐之可為而悠悠之徒未是張集作足矜察嗷嗷之口欲以中傷上恃天聰俯伏神道既不得奉身而退但知信心而前然顧無隱匿文粹作慝亦死為明分

矣猥惟不敏敬承厥休持當座銘永為身寶元崇頓首

與權侍郎書　　　　柳冕

冕白昔仲弓問為政子曰先有司有司之政在於舉士是以三代尚德尊其教化故其人賢西漢尚儒明其理亂故其人智後漢尚章句師其傳習故其人守名節魏晉尚姓美其（文粹無此三字）氏族故其人矜伐隋氏尚吏道貴其官位故其人寡廉耻唐承隋法不改其理此天（集有下字）所以待聖主正之何者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理道明

經以墨義考試不本儒意選（文粹有人字）以書判殿最不尊人物故吏道之理天下天下奔競而無廉恥者以教之者末也閣下豈不謂然乎自頃有司試明經奏請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注其有明聖人之道盡六經之意（集有義字）而不能誦疏與注一切棄之恐清識之士無由而進腐儒之生（文粹作腐生豎子）比肩登第不亦失乎閣下因從容啓明主稍革其弊奏為二等其有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者以為第一（二字文粹作上）等其有精於

誦注者與精於誦疏者以爲次等不登此二科者以爲下等不亦善乎且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敎之本也明六經之注與六經之疏小人之儒敎之末也今者先章句之儒（文粹作學）後君子之儒以求清識之士不亦難乎是以天下至大任人至衆而人物殄瘁廉恥不興者亦在取士之道未盡其術也誠能革其弊尊其本舉君子之儒先於理（文粹作優）行者俾之入仕即清識君子也俾之立（集作位）朝即王公大人也一年得一二十人

十年得一二百人三十年得五百人即海內人物不以（集作亦）盛乎昔唐虞之盛也十六族而已周之興也十亂而已漢之王也三傑而已太宗之聖也十八學士而已豈多乎哉今海內人物顒然思理推而廣之以風天下即天下之士靡然而至矣是則由於有司以化天下天下之士得無庶恥乎晃頓首（六月十四日）

答柳福州書　　權德輿

來問見愛慇慇甚厚疏以先師對仲弓先有司之說又

曰由於有司以風天下誠哉大君子之言理道也今之取士在於禮部吏部吏部集本文粹並不疊此二字按資格以擬官奏郎官以考別失權衡重輕之本無乃甚乎至於禮部求才猶似為仁由已然亦沿於時風豈能自振嘗讀劉秩祭酒上疏云太學設官職在造士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每讀至此心常慕之當時置於國庠似在散地而方以乏賢內訟慨然上奏此君子之心也君子之言也况以蒙劣辱當儀曹為時求人豈敢容易然再

歲計偕多有親故故進士初牓有之帖落有之策落有
之及第亦有之不以私害公不以名廢實不敢自愛不
訪於人兩漢設科本於射策故公孫弘董仲舒之倫痛
言理道近者祖習綺靡過於雕蟲俗謂之甲賦律詩儷
偶對屬況十數年間至大官右職教化所繫其若是乎
是以二（集作半）年以來參考對策不訪名物不徵隱奥求
通理而已求辨惑而已習常而力不足者則不能回復
於此故或得其人庶他時有通識懿文可以持重不遷

者而不盡在於齷齪（集本文粹並在齷齪）科第也明經問義有幸中所記者則書不停綴令（文粹有釋字）通其義則牆面木偶然遂列上第末如之何頃者參伍其問令書釋意義則於疏注之內（文粹作中）苟刪撮旨要有數句而通者昧其理而未盡有數紙而黜者雖未盡善庶稍得之至於來問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而不在於注疏者雖今吏部（三字文粹作今）學究一經之科每歲一人猶慮其不能至也且明經者仕進之多數也注疏者猶可以質驗也不者儻

有司率情下上其手文粹作才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無乃然乎古人云强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中庸有困而行之勉强而行之鄙雖不敏敢忘勉之之道邪大凡常情為近習所勝役役集本文粹並作沒沒於聞見汲汲於進取苟避患安時俾躬處休以至老死自為得計豈復有揣摩古今風俗整齊教化根本原始要終長轡遠馭如閣下吐論之若是者耶此鄙人所以喟然三復而不知其止文粹作已也來問又言三代兩漢至近古所尚

不同豈古化夐遠之不可復耶復因緣漸靡而操執者不之思耶鄙人頑固謹俟餘論因自發舒懸作無量徳與再拜八月十一日

與集作上兵部李侍郎書　韓愈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

窮究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説沉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太山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纖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奥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也(集無也字)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身(一作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已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携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為(集作其)聽

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内仁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内職為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集作計必施設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寗戚之歌鬷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瑰恠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採干瀆尊嚴伏增惶恐愈再拜

為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才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雖千萬人亦何足云爾耳集作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冐進其說以累於執事

亦不自量已也然執事其知其何如哉六字杭本作其如某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馬一作馬價增一無增字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某再拜

與祠部陸員外薦士書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為已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間升乎作于堂而望乎集作于室者亦將一年于今矣念

慮所及輙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况在執事之所孜孜為已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採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為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耳執事之與(集有同字)司貢士者相知識(集作誠)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

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以言矣集作亦一言也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侯雲長者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蜀本有于野二字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事集本作暇讀書而為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漢集作京而為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為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

下有劉述古者其文長於為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為人温良誠信無邪妄詐佞集作邪佞詐妄之心強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集有已字久矣有韋羣玉者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為人賢而有材一作行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為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

也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慇懃而語【集作論】之期乎有成而後已【集作止】可也有沈杞者張茲【一作弘】者尉遲紛者李紳者張後餘者李翊者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集作材】實主司疑焉則與【集作以】解之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集作亦字】幸在其中而未知陸丞相【集無此二字】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

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至今以為美談自後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然集本注作茂茂無聞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集有與字謀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遊宴娛樂為事而獨執事耿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為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

左右也愈恐懼一作惶恐再拜

與汝州盧郎中論侯喜書

進士侯喜古其人為文甚古立意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甞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甞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為文未甞不掩卷而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携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集作難迍邅坎軻又廢一年及春末自

京還恠其久無（集作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為閤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佚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羇旅道路見王公大人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胷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嘗有所推引盖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欝為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為天下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

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集有為字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為知已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已前古以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為知已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既已知僕生而愈復以僕生言於閣下者非為生謀也感知已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僕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與鄭伯儀集作義書　歐陽詹

居方足下胡猕物故仁孝多感悲慟如何遠助悽惻秋涼體與神康僕素寡悰暢遐亦可悉華下來人伯儀居華山之陰也承今冬以前明經赴調罷舉進士何顛且不沛遊集作逝而能復與居方哉夫非有必行則諫有以集作必拒處情懷歎古人所難集有難字僕於居方亦不易之今流既從川華既歸根輒分開布白致以戕素居方忖覽知及遂瑗四十九年之已往陶潛今是昨非之悟焉漁者所務唯魚不必在梁在笱弋者所務唯禽不必在矰在繳國

家設尊官厚禄為人民也為社稷焉(集作也)在求其人非與人求在得其人非與人得唯道德膺厥求唯賢能膺厥德賢能事事而後見道德誠誠而後信苟須事事苟須誠誠則必委以務命以職從而觳之四海之大億兆之衆不可逢而安(集作委)命之是用啓稍畀之閧(集作問)始(集作殆)致其我樂而自耀者讀往載究前言則曰明經屬以詞賦以事則曰進士中夫程度者取政事最輕小者命以始又中人(二字集作令)公侯子孫卿大夫子弟能力後

供給者曰千牛進馬三衛齊郎限以年月終亦試之其有成則陟陟不已乃尊乃厚其有敗則黜黜不已乃戮乃亡取之於諸科暫殊用之於諸科則一良未即以進士賢而明經不賢也但以選才如選材焉以規則失之於方以矩則失之於圓彼方圓畢至然後擇其利用者實之器（三字集作寶之）中方則善於圓中圓則善於方器（器集作木）材也者在堅貞而可久（集有人字）才也者在德行而有恒不可久不有恒雖售之於今必不售之於後蚩蚩之人貴

此賤彼是不深達國家選士之意見近而迷遠者居方寧斯人之徒歟况目覩進士出身十年二十年而終於一命者有之明經諸色入仕須史而踐公集作卿相者有之忠與孝相生君與父相隨於家美則於國良為閨門重則為朝廷尚此古今聖賢絶慮萬不失一之得也僕黍居方交游自貞元之初于今十有三祀孰孰熟通用得居方之為人甘旨可求則已在尊長之前矣衣食可讓則已在兄弟之邊矣急難當行則必在交遊之先禮義當

往則無在時賢之後晨昏無方之性愛弟友于之情長
長之敬下下之眷與朋友之信接物之道居方無不盡
則於家於閨門至矣於國於朝廷詎少哉嘗清宵月下
寒序火邊或醉或醒接以餘論君子欲其暗然而章惡
自衒自媒沽名者二年閒見居方求試於詞場僕恨恨
如失才不（集無不字）如居方地不（集無不字）如居方方於所得詎
止乎得然諸科中升乎一科矣將宜存一梁一筍一增
一繳之義事事誠誠之旨中規中矩之求委恒久循照

陟俟乎暗然之來也况近聞宗懿之中景行居方彌篤焉上以居方達慈於下下待居方申愛乎上居貧孀孤遠達集作官官集作棺櫬悉居方竭力已可行咨乎可及饑飽不異䰟體皆歸年纔弱冠行跡如此豈徒生哉借如居方東帛到門而有未起居方以藝自謁雖從家命亦已非矣悲哉更逐齊人之後耶僕竊以為知人曩得居方將以集作為居方也洎昨視所行則非居方今聆嘉聞又知居方矣如其知如其知竟復元和以叶愚念得之

以道為姜為傅不得以道為回為憲明時之令人豈不善歟而敘不周此亦何云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李翺

翺再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攘戎狄匡周室亡國存荆楚服諸侯無（文粹作莫）不至焉豎刁易牙信而齊國亂身亡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得其人（三字集作賢）則德格于天地功及於後代不得其人則不能免其身（文粹

作得其死知人文粹作其知人不易也豈惟霸者為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皆立於朝堯能知舜於是乎驩兜放共工流集作放驩兜流共工殛鯀竄三苗舉禹稷臯陶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後代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兜共工之黨於朝禹稷臯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得為齊桓公爾集作矣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哉春秋曰夏

滅項孰滅之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之爾君子之惡惡也嫉始（英華作妬非）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絶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繼絶存亡賢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絶世存亡國焉耳（蜀本有矣字）豎刁易牙用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未有（集作用）豎刁易牙爭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之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

之掩其過也則徽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於擇賢得其人加集作措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茲大粹作今天子之大臣有土地千里者孰有如執事之好賢不倦者乎葢得其人亦多矣其所可求而不可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奇士也伏聞執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病死昌黎韓愈得古文之遺風明於理亂根本之所由伏聞執事又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為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留集作用觀愈者集作皆豪傑

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十（大粹作百）年無如其人者焉執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翺實為執事惜焉豈唯翺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必多為執事惜之矣茲有平昌孟郊貞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為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詩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兩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杳然（集作默默）咸池音彼二

子皆知言也集作者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則集作即有礙誰謂天地寬其窮也甚矣復集作又有張籍李景儉者皆奇士集作才也未聞執事集作閣下知之凡賢人奇士自以所負不苟合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集有而字不能盡其才如勿用而已矣能盡其材而容讒人之所閒者如勿盡其材而已

矣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材而不容讒人之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矣玆有二人焉皆來其一人賢士也其一人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崇（集作隆）焉則賢者行而常常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之人禮貌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聖人不好色而好德者也雖好色而不如好德者次也德與色均好之又其次也雖好德而不如好色者下也最甚不好德而好色者窮矣有人告曰其所有女國色

者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而無所愛矣有人告曰具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是豈非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賢者則宜有以别於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樂删詩叙書作春秋聖人也奮乎百世之上其一作使所化之者非其道則夷狄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日往拜之以其益於人者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子之廟尚不能朝夕而事焉况天下之人乎有待於人而不能得文粹作禮善人良士則不

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為他人之所得而大有立功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有一於郊之身他日為執事惜之不可既矣執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可柰何矣翱窮賤人也直詞無讓非所宜至于此者也為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翱再拜

代書書　　白居易

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綿綿相續不絶貞元

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為聞人今之讀書屬文結草廬於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為人軻秉筆慕揚雄司馬遷為文故著翼孟三卷豢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余佐潯陽郡三年軻每著文輒來示余余知軻志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楊而攀陶謝軻一旦盡齎所著書及所為文訪余告行欲舉進士余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業又羸

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於臺省故人因援紙引筆寫留中事授軻且曰子到長安持此札為余謝集作謁集賢庾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外監察牛二侍御秘書蕭正字藍田楊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余文友以余愚直常信其言苟于今不我欺則子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形體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持此代書三月十三日

樂天白

文苑英華卷六百八十九